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# 第三十五回 兩皂旗死生報故主 二軍師內外奏膚功

馬靈傳到軍師將令，說軍士苦戰了一夜，恐彼城中有生力兵接應，不必緊迫，只在後面遙張聲勢，不容他再立寨柵，逼使人城，另有調度。董、賓二將就令軍士埋鍋造飯，飽餐再進。柳升回顧追兵已遠，謂朱能道：「目今還是立寨，還是進城？將軍定有高見。」朱能道：「部下甲兵不及千數，寇勢方張，豈能支撐？戰固不足，守或有餘。還是進城的是。」柳升遂令軍士一路搶些東西，在馬上一頭吃，一頭走，逕入濟南。段布政等連忙開關延接，慇懃致慰曰：「將軍為國盡力，飛行勞苦！」

朱能忿然道：「那學得你們文官安逸？」就同下個公署，做了帥府，令軍士嚴守城池，然後傳集眾官商議。柳升注視一遍，莫敢開言，乃向著段民道：「本帥隨主上百戰而得天下，未嘗少挫軍威，不意誤敗於草寇。今且休養精銳，招募勇健，且晚與朱將軍戮力擒之，以報我皇知遇之恩。」段民聽去，是老鸛跌倒，全仗著嘴撐的話兒。隨順口應道：「勝負兵家之常。元戎威名播於四海，豈慮此小丑？」朱能道：「亦有話說。雖有良將，亦要精兵，彼皆亡命之徒，我多畏死之士，所以有此蹉跌。元帥欲募鄉勇，一城之內能有多少？況是未經訓練，安能便上戰場？今煩方伯公轉為奏請，調取各路善戰之兵，為臂指之使，則掃其巢穴，如烈風之振籟耳！」段民道：「奏聞在職，至若守城大事，則仗將軍。文官不爛軍旅，非敢偷安也！」柳升道：「用著你們守城還好。」段民遂去繕本，眾官各散。

過了一宿，柳升、朱能帶殺剩鐵騎數百，上城巡視。見青軍已到，安下七個營盤，前後聯絡，左右貫穿，有若陣勢一般。

朱能道：「你看賊的營盤，也有些怪相。」正說話間，早見一彪人馬，直奔城下。當先兩員猛將，一樣打扮：頭裹絳紅巾，身穿紫羅袍。柳葉鎖子甲，桃花叱撥馬。一個手執蛇矛，背插皂旗，腕內連珠箭，能落雙雕；一個手搦畫戟，腰掛銅鞭，指間金僕姑，曾穿楊葉。

兩將見城上張著塵蓋，料是柳升，遂令軍士指名辱罵。柳升即欲點兵出戰，朱能連忙止住道：「動不得。我們昨向文官說了些大話，今日再敗，豈不當面出醜？」柳升道：「難道受他這般辱罵，到不叫做出醜麼？」朱能道：「野戰易，攻城難。

彼之辱罵，不過激元帥出戰。我今亦令軍士辱罵，彼若近城，以強弓硬弩射之。以罵敵罵，何為出醜？」柳升道：「姑聽將軍。」於是城上城下，兩軍大罵，至晚方息。獨是柳升不知青軍主將姓名，較之呼名者，原輸一帖。

小皂旗與楚由基回營，稟上軍師。軍師道：「明日再換兩將，並選兵士善罵者前去。」董彥杲曰：「不攻而罵，何也？末將敢請。」軍師道：「此佯誘其出戰，而實懈其守禦之心，五日內可以摧城。將軍毋疑。」軍師屈指一算，大後日是五月二十三日，微笑道：「已遲兩個月矣！」即喚馬靈密諭：「今夜五更，汝可仍往高軍師處，定於念三夜月上時，照前三月念三之約行事。汝可即留彼處，助成大功。」馬靈得令自去。

念一日晚間，小皂旗巡哨。約有二更時分，見城堵上隱隱有一大漢，手執皂旗一面，在那裡招展，小皂旗走近幾步，厲聲喝道：「恁賊大膽，敢學我皂旗將軍的樣子？」掙眼細視，但覺得：風淒淒，或隱或現；霧蒙蒙，若行若止。頻掀起七星皂旗，殺氣騰騰；卻映著半規明月，神威奕奕。

小皂旗大怒，道：「好賊，看箭！」連發連珠箭，忽無蹤影。

明辰入帳稟知軍師，軍師道：「你今夜仍去巡哨，若再見時，還來稟我。」小皂旗巡來巡去，將交二更，忽抬頭見執皂旗大漢，仍在舊處。亟飛馬回營，告知軍師。呂軍師即與小皂旗星馳前往，仰首端視一回，恍然歎道：「此乃君之先將軍。一片忠魂，丹誠不泯，特來顯靈報國耳！」隨立馬營門，飛傳諸將，頃刻俱集。先令小皂旗、楚由基、賓鴻、董彥杲、雷一震、董燾、董韜、郭開山、馬千里等，帶領九百名勇士，各架雲梯，分作三路上城。董彥杲、小皂旗、楚由基，但看雲中皂旗所向殺去。餘六將，分斲東門、南門，放大軍進城。又命劉超、阿蠻兒、孫翦、盧龍，各領軍一千，殺入南門。卜克、瞿離兒、彭岑、牛馬辛，各一千軍，殺進東門。又命姚襄、俞如海，各率兵五百，伏在府城北鵲山湖畔，俟彼逃出掩殺。又命滿釋奴持令箭一枝，到齊王府保護，不許軍士擅入。餘將士隨軍師前進。

小皂旗等九將趕到城邊，遙見堵口上，若有人將皂旗招引。

眾將各於相近處，豎立雲梯，魚貫而上。女牆邊有好些兵丁東倒西歪的，坐著打盹。就排頭斷將去，頓時做了肉泥！也有幾個倒顛城下去了。又聽得遠遠地敲梆鳴鑼，也是有一聲沒一聲的。賓鴻等遂各分頭去搶城門。董彥杲指道：「雲中皂旗，已轉向西了。」三將便隨著皂旗所指，殺到一個極大的公署，見內裡有人馬喧嚷。恰是柳升、朱能，聞得炮響震天，心知有變，帶領鐵騎，正要殺將出來。剛迎著董彥杲、小皂旗、楚由基等率領敢死勇士，當門截住，都擁塞在內。朱能大叫：「速退！」

柳升亟回馬，同著朱能，竟向後門逃出。董彥杲隨後殺進，楚由基大呼道：「雲中皂旗，從西轉北了！」遂一齊勒轉馬，趕到西邊。卻有直北大路，三將指馬向前，恰又遇著柳升，從後轉南而來。彥杲望見，大喝一聲，挺著蛇矛搶去。柳升著急，向後便退，朱能亦就躡身引路。忽見一大漢，大踏步，手執鐵錘，迎面打來，此正是火力士。朱能急架時，早把個馬頭打得粉碎，立時仆地。朱能一躍而起，帖木耳就使稍來刺火力士，力士閃過，從旁滾進，鐵錘起處，連人腿和馬肋打個寸折，又復一錘，帖木耳成了肉醬。幸虧只有數十步兵擋路，柳升乘間搶過去了，朱能奪了匹馬，隨後來趕。小皂旗等早已殺到，認得是朱能，挽弓一箭，射中後肩胛。朱能負疼喊道：「元帥救我！」柳升回頭，見朱能中箭，遂讓一步，放他過去，挺手中畫戟來戰。見是小皂旗，大喝：「看戟！」虛晃一晃，撥馬而逃。小皂旗等皆在狹路，被燕軍鐵騎擁定，殺得七零八落時，柳升與朱能奔出西關去了。再看空中，已不見有皂旗招動。董彥杲道：「神靈已去，叛賊已逃，想是不該喪命，我們且勒兵到布政司衙門去。」

早見馬靈迎住道：「副軍師在堂上，將軍等可去相見。」

董彥杲等直至簷前下了馬。高咸寧舉手道：「正來得好。」

藩庫有數百萬金錢，所以護守在此，段布政內署已加封鎖。將軍等且暫住，我迎軍師請令去。」時天色已明，呂軍師亦正進城，見咸寧飛馬而來，便拱手道：「因有皂旗將軍顯靈報國，所以先了一日。馬靈又留在城，更無人再通信息。」高咸寧道：「眾將進城時，某等與馬靈敘酌，尚未睡覺。即統領家丁等，分路殺出接應，少間可悉。今來請令者，因段布政居官清正，民心愛戴，某斗膽保護，候裁奪。」呂軍師道：「我到齊王府去，可速令段布政來，自當以禮待之。」咸寧又飛馬而去。

軍師到了王府，坐於殿中，令人請齊王，齊王早知有人保護，心已放寬，直趨出來，俯伏在地。軍師亟扶起道：「殿下金枝玉葉，何乃自卑若此？」方各施禮，分賓主而坐。軍師道：「殿下係太祖高皇帝之子，所以特遣一將來護。但既附燕藩，又曾得罪於建文皇帝，此處不可以留，且欲借殿下之宮府為建文皇帝之行殿。煩請於三日內收拾行裝，學生親送殿下出城。

自南自北，唯其所便。」只見高咸寧領著段布政來，軍師隨請咸寧與齊王相見。並設一座於下面，令段布政坐。段民道：「何以坐為？不才添方岳之任，失守疆土，大負今上之恩，一死不足塞責。請即斬我頭，以示僚屬，以謝黎民。」軍師道：「學生奉建文年號，所以明大義也。今定鼎於此，便遣人訪求復位，尚欲借方伯為明良之輔，何苦殉身於燕賊耶？」段民道：「不然。建文永樂，總是一家，比不得他姓革命。不才受知於永樂，自與建文迂闊，肯事二君以玷青史？」高咸寧再三勸諭，段民即欲觸柱。軍師道：「士各有志，不可相強。可回貴署，明日與齊殿下同送出郭，何如？」段民長歎不答。

兩位軍師就出了王府，並馬來至藩署，封了帑庫，收了冊籍。隨至柳升所住之公署，立了帥字旗，放炮三聲，兩軍師南向坐下。早有軍士解到丘福，已是垂斃。軍師道：「丘福素為燕藩之將，猶之桀犬吠堯。死後可掩埋之。」俄頃，陸續獻功。

劉超活捉到毛遂，審係建文時德州衛指揮，降於燕藩者。軍師大罵：「賊奴！德州係由南入北三路總要之地，爾若死守不降，

燕兵何道南馳？」命腰斬之。馬靈解到李友直，火力土解到墨麟，彭岑解到奈亨，軍師一一勘訊。墨麟係建文時北平巡道，素與燕邸往來契密者，亦命腰斬。李友直為臬司書吏，奈亨為藩司張昺書吏，昺密奏燕藩謀反，李友直、奈亨二人偵知，抄竊疏稿以告燕王。軍師大怒道：「此張信之流亞也！謝貴！張昺，中計慘死，皆二賊奴致之！」命綁於庭柱下，置慢火燒之。

又審張保，係耿都督部將，暗降於燕，又假意逃回，賺取真定府。命支解之。仍各梟首號令。王有慶叩頭求降，自陳流落江湖，為槍棒教師。偶到朱榮部下頂食空糧，拔起把總，苟圖出身。今願充馬前一卒。軍師道：「此可恕也。」即發與董將軍，令為牙將。

高宣、景星解到濟南府太守劉駿及各廳員，高不危、鐵鼎解到歷城縣令陳恂並佐貳等員。咸寧立起身道：「此位是景都憲公子，這是家兄名宣，那是舍弟名不危。」鐵公子遂引三人同進拜見，軍師答以半禮，即命設座。二公子坐於左側，二高又鞠躬告畢，方就右邊坐下。軍師先向咸寧道：「昆仲英才，幸得共襄軍旅，社稷之福也！」適賓鴻等諸將，來獻蔣玉及各武弁首級，稟道：「城中凡有拒敵者，盡皆誅夷。降者又有數千，已交與沈監軍查點。」小皂旗道：「先父在雲中層旗指引，直至北城。小將射了朱能一箭，就不見了靈旗，不知何故，所以不敢出城遠追。」軍師道：「爾先尊歿於朱能河間之戰，今已中爾神箭，料亦難生。城池既拔，大仇又復，前途自有伏兵，不須爾去遠追，所以斂卻靈旗也。」因向景、鐵公子道：「兩位令先尊之枯皮焦骨，猶能大顯威靈，懾賊氣魄，真千古未有之人，千古未有之事。今皂旗將軍忠魂報國，亦千古未有之人，未有之事也！」三人皆頓首稱謝。

少頃，姚襄、俞如海來繳軍令。獻上柳升金盔、金甲，及所乘馬。言彼與一小軍互換穿戴，我二人錯認拿獲。朱能亦換小軍衣服，所以被他走脫，逃向德州去了。軍師笑道：「雖走脫，無多日矣！」那時，高不危屢以目視咸寧，咸寧乃手指劉知府與陳知縣，請命軍師道：「他兩人原是建文時除授的官，未曾盡節，但向來居官操守廉潔，政令和平，不愧牧民之職。

所以濟南藩府縣，向有三清之號。」軍師道：「全人今古難得，奇人更難。安可以殉難勤王之大事，盡人而責之？清，為有司之本分。統復原官，仍令視事。」命左右放了綁，給與衣冠。

劉駿、陳恂及各員，皆叩謝而去。

次日，軍師出榜安民，勞賞將士，令各率兵屯紮城外。沈珂送上降兵冊，共五千八百七十一名。軍師發與董、賓二將，拔其勇銳其充伍，餘令發往登、萊幾處屯田。有願歸農者，與之安插。隨具表章告捷，並上諸將功冊，又繕摺奏，交滿釋奴齎赴登州，請帝師駕臨濟南府。於今再建行宮，儼若天威咫尺，自此遠尋帝主，幸承御制頒臨。且看下回說去。